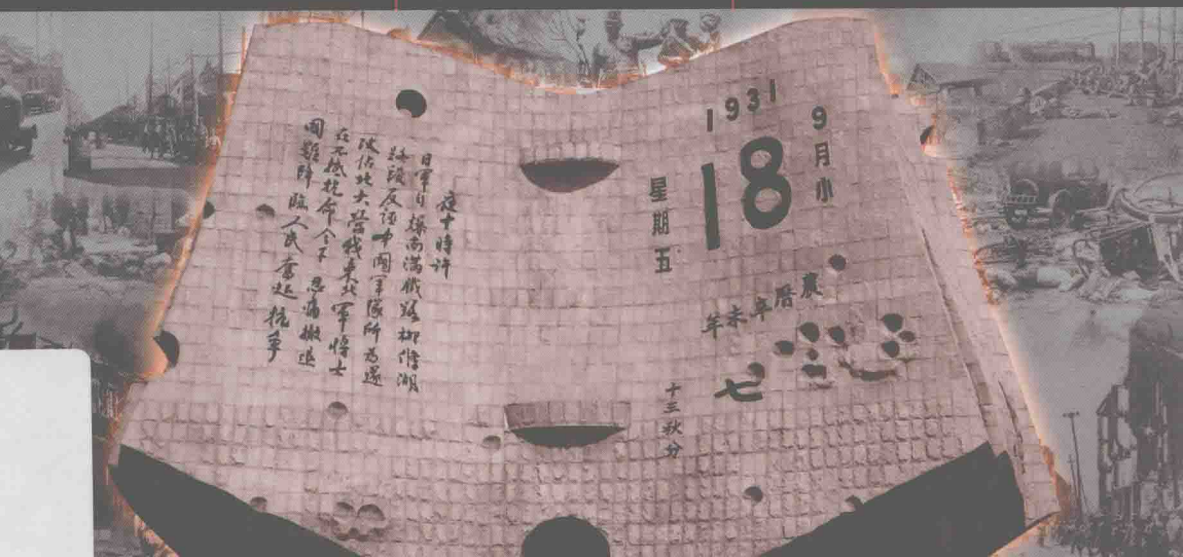


心殇：

我的乳名“九一八”

胡新化 口述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心殇：

我的乳名“九一八”

胡新化 口述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胡新化口述整理.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207 - 10495 - 3

I. ①心… II. ①胡… III. ①九一八事变—史料
IV. ①K264. 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943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封面设计:王 刚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胡新化 口述整理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495 - 3

定 价 40.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省被日寇侵占14年。广大人民同遭掠夺凌辱之苦难;同抗日寇,不屈不挠!作为哈市青少年教育研究会和黑龙江省老龄协会,既有义务与全国人民共同纪念“九一八事变”发生80余年,更有责任弘扬东北人民抗敌爱国精神。因此,了解到一满族八旬离休老干部年轻时常为中小学生讲“亲历伪满14年”,并有完好讲稿保存至今,我们征得老人同意,商谈把讲稿整理成书,以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向各级学校图书馆(室)免费赠送和折价向学生发行,深得老人赞赏。

我们之所以看中并下力策划此书出版,原因不仅仅是主题思想很有价值;还因为讲述者与“九一八”同庚,亲历了14年的“亡国”生活和五年半的“奴化教育”;两个叔父和一长兄原是东北军“北大营”官兵,“九一八事变”后一位进关参加八路军抗日,二位留在东北加入“抗联”队伍;次兄是铁匠,被鬼子抓去两次当“劳工”——一次为日寇挖凿偷袭苏联的地道,一次给“七三一”细菌工厂做工;再加上其家先住在沈阳南郊一满族之乡,后逃到北大荒融入汉族群体……内容十分丰富,又具特色,可读性也很强。

读者群当然是青少年,但也不排除中老年。如各地各界老龄团体从启示老人关爱下一代角度,能帮助推介给老年朋友,把此书购赠给子孙——老少同聊,牢记国耻,共议永保和平,也是一件大好事。

梁志勇

2015年8月15日

目 录

一、“九一八”打破了满族村的宁静·····	(1)
二、呐呐心痛至极,早产了我·····	(11)
三、三叔突然归来又离去·····	(20)
四、“祖国不要我们了”·····	(29)
五、二叔被鬼子监视起来了·····	(40)
六、因溥仪投降,祖父一病未起·····	(50)
七、爷爷的丧事办得太那个·····	(60)
八、二叔决定进关打鬼子·····	(69)
九、鬼子打来了·····	(78)
十、阿玛找到了大哥·····	(86)
十一、我上的第一课是《芦沟桥》·····	(95)
十二、关老师被抓走了·····	(106)
十三、阿玛回来要搬家·····	(118)
十四、全家躲到了“北大荒”·····	(128)
十五、听大哥讲抗日故事,真好·····	(137)
十六、我因没学过日语降级了·····	(148)
十七、走错路,被鬼子撵“拉了”裤子·····	(159)
十八、教育科司学被抓进监狱·····	(168)
十九、暑假作业是捉老鼠·····	(176)
二十、我被刘奶奶逮住了·····	(188)
二十一、三叔的抗日故事更多·····	(198)
二十二、被侵略十年老蒋才宣战·····	(212)
二十三、二哥逃回来又被抓走了·····	(220)
二十四、“大滑稽”成了“小情报员”·····	(231)
二十五、小学生决心参加“最后一战”·····	(238)
二十六、日寇终于投降了·····	(248)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二十七、二哥从细菌工厂逃回来了	(256)
二十八、八路军来了!	(266)
二十九、抗日胜利乐了半截	(278)
三十、结尾的话	(290)

一、“九一八”打破了满族村的宁静

根据老人讲,在我出生的前一天,即1931年9月17日,已是金秋时节。我的老家在沈阳市郊区杨千户屯。这个小村子东有岗,南有岭;在岗岭之间,从东南向西北流淌一条小河。它的东侧,因处在秋收的准备期,村里村外都很宁静。岗地和平原的五谷,正在争彩斗艳:大豆一片黄褐,如沙似毯;高粱枯绿的波浪泛着鲜红的泡沫;玉米一棵棵如同抱着红发娃娃的村妇在闲聊;水稻生在最低处,对周围近邻,为了显示自己生长的不凡,每年这时都脱去轻飘飘的绿纱,换上沉重带格子的黄袍……

老农们,大都在自家向年轻人安排完收割事务,慢步走到各自的田间地头儿,远望近查,咧嘴眯眼,笑出一脸皱纹儿;有的还哼起了皮影戏曲……

与大地的多彩比较,天空似乎单调得多。不过天蓝得像海水般透明;云白得像棉花糖一样馋人;因之更让人仰望不止,环视不停。再加上母燕带领仔燕学练飞翔,学累了一齐落在低空的电线上,如同一串会唱的珍珠。这更为蓝天增添了几分活气。

顺着从东岗南侧流来的弯曲小河,走进杨千户屯:房屋稀稀落落,排列无序。东南部的砖墙大院里住着大财主;西北部用土墙围起的大草房中,住着小财主;三间草房被秫秸障子围的小院中有牲口棚和大车,不算财主也不是穷人家;那一片高低不同,忽前忽后,朝向不定,有起脊草房,有无脊平房,乃至不成房屋的“窝棚”,才是穷苦的农民住所。因为这村有一半左右“满(读阴平)洲”人,穷富都很讲卫生,注重礼节,所以每个秋收大忙之前,几乎家家妇女都干着同一件事:洗、浆、捶衣物。“洗”,即是一年一次地拆洗被褥和平日不常穿的单夹旗袍;“浆”,即用面粉熬制成糨糊,稀释后把洗净的衣物放盆



心殇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里搓揉匀乎后，抖掉糗糊颗粒，晒干；“锤”，把浆好的衣物晾干后再用水喷潮，抻平褶皱，叠好，放在一块二尺来长一尺来宽的“锤衣板”或“锤衣石”上，用两个镢得光圆的棒槌，像敲鼓似的仔细锤打，直到衣物平光无褶为止——如同现在用熨斗（或烙铁）熨烙的一样。这么浆锤的好处：一般说，是看着干硬平整，穿着棱是棱角是角；但对贫苦人家，还有掩盖破旧和耐用的好处。因为穿用快破了的衣物，用糗糊浆后锤完，跟新做的一样平整光鲜；而且抗抻耐磨，脏后易洗。

由于这种活计都是在同一时节进行，因之村村都棒槌声声，近处的“乒乒乓……”远处的“哒哒哒……”强弱不同，快慢有别；木板石板声混杂，更叫人感到近听如敲鼓，远听似打板儿。因为这声音能使人从中体味出村妇的勤劳、爱整洁及其锤衣人灵柔的动式，和自足的笑容，本地人都不嫌吵闹。外地人走在村路上听到，也常驻足细听，因之越发感到风微气爽，天蓝云白，五谷飘香……

在这个犁形的小村的北部西侧，在周长 200 多米的大水泡子北岸，有所孤单单的三间起脊的草房；院子被规整的秫秸障子围住；从朝南开的院门可见院内土地干干净净，农具摆放得规规矩矩；门外左侧卧着一条黑色大狗，盯盯看着泡子旁扒食的几只小鸡和水面上的鸭鹅——好像在主人安排下为鸡鸭放哨。屋里同样传出木质锤板的响声……

这家显然属于可以自给的下等“满洲”农家，姓胡——就是我们家。据《家谱》记载：上十代祖先胡善友，是 1627 年随皇太极迁入盛京（今沈阳）的正黄旗官员，逝世后葬于专建庞大的陵园；约五代后，随着清帝逐渐衰腐，我家的文武官员也日落西山了。我祖父是清代最后一批秀才，之后一直当塾师；其弟兄有的从政有的搞经济，都比我们这一支富裕。我父老大，自幼勤劳，帮老人供两个弟弟读书立业，自己一天书未念，却因偷听老父讲课，自学到能看书、记账程度。二叔胡万朋，字承烈，当时在东北军驻北大营当炮兵团长；其家属住在邻村。因为家底特薄，子女多，我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也只有大哥振五读过书，后到北大营当兵，已升为士官。当时大姐已出阁；家里只剩两个姐姐，一个 15 岁，一个 12 岁；两个哥哥，一个 9 岁，一个 3 岁。

我的“呐呐”（即母亲，影视剧都称“额吉”不知何故），也是满族

人,本姓那,不知哪朝因立功获赏,被皇帝赐姓郭(读阳平)。外祖父曾在朝为官,据母亲说:临终时还穿件“黄马褂”呢!家住北邻的西山村。四个舅父一个当村长,是个大财主。呐呐因幼时病弱,长大后被下嫁到穷家。两家除了年节和婚丧大事交往,平时无联系。呐呐虽未读过书,但凭着满族的传统和家教,非常文明礼貌,上孝老人,善待平辈,对子女也很少打骂;父亲耿直易怒,但两人一辈子未吵过架——因为呐呐在阿玛动怒时不反击,过后说理,倒使阿玛点头认错儿。对亲友、邻里也彬彬有礼;教育子女,更是既嘱告见长辈如何施礼问好;与长辈同行要错后半步;对面相遇,停步旁躲让路;绝不许与同年兄弟姐妹吵架;更不该接受赠予和随便翻看别人东西……因此,远亲近邻都赞美呐呐为人。哥哥姐姐也跟着受夸奖。

她对自己,不仅在待人处事上要求严格,衣着打扮也十分讲究:从年轻到当时的43岁,除了下厨房、喂鸡猪、种植和采摘青菜……穿短衣,系围裙;休息和做针线时,尤其是出门儿串亲,更是要穿旗袍,绣花鞋,梳成发髻戴花……新衣裳旧了破了,也要洗得干干净净,浆锤得板板正正;买不起头油后,天天用泡榆皮的水梳抹头发;春、夏、秋天天换戴家种的草花,只有冬天才戴绢花……

这也与满族习俗有关:女人不戴花不穿绣花鞋;男人穿白鞋戴白帽:意谓“守孝”。因之,阿玛冬天戴的白色毡帽上,就被呐呐绣缝了紫或深蓝色的花边儿。

这天下午,呐呐在阿玛下地做农活儿时,自己挺着八九个月身孕,到菜园子摘了满满一柳条筐蔬菜,似乎太累了,走得很慢,还直喘粗气。恰在此时,阿玛从田里回来了,看到她的样子,放下手中镰刀,就接过呐呐挎的菜筐,心疼地埋怨一句:“等我回来……这么大岁数还……”

呐呐先笑一下,听这后半句,又叹一口气说:“我也没想到,又来一个老七……”

呐呐怀的“老七”就是我。虽已八九个月了,但因她穿衣讲究,行动检点,硬是未引起人们注意。

两个女儿正一个捶衣物,一个学叠衣物,见阿玛回来了,都停下手里的活儿,招呼:“阿玛回来了!”

“回来了。”阿玛答应一声后反问,“二丫怎不替你呐呐摘菜?”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呐呐叫我锤衣服。”

三丫也忙说：“还叫我跟二姐学叠衣服……”

“快去扶你呐呐进屋！完了替呐呐做晚饭！”

“呐呐在哪儿？她怎么了？”两个女儿急忙跑了出去。

阿玛见呐呐被二姐搀扶回屋了，又说：“晚饭叫二丫做吧，你别逞能了。”随后走出屋直奔菜园子走去，插饭前的空儿，去莳弄秧苗。

呐呐自语一句：“我也没怎么的，逞什么能！”然后指点二姐怎么做饭。因为只是行动不便，没什么妊娠反应，坐在炕上未躺下，便又从“炕琴”（横卧炕梢的大木柜）翻出三儿的小衣服，继续剪裁缝制老七的衣裤。

被吵醒的小三儿，见呐呐坐在炕上，便连滚带爬地挨到呐呐身边。呐呐怜爱地搂起来，叹道：“再过一个月，你就不是‘老儿子’了！”

“——‘老儿子’不好，我要当‘大儿子’！”说着就动手摸起“哏儿”来。

三哥摸到“哏儿”后，便不顾一切地钻进呐呐怀里猛吸起来。好一会儿没吸到奶水。呐呐被刺激得联想到老七是男是女，又长得什么样，温馨得顺势躺倒，带小三儿很快睡入梦中。直到九岁的振泉二哥，背着一捆干树枝回来了，边进屋边高喊：“呐呐！快看我拣了多少？够你两顿饭烧了……”母子这才醒来。

这时，阿玛也从菜园子回来了。呐呐急忙起来下地放桌子，盛饭，上菜。两个女儿帮助拿碗，切咸菜，叨大酱……

于是六口之家开始吃饭。阿玛跟三个小的围坐着小炕桌吃饭，呐呐和二丫在地上站着吃，不时走近桌前叨口菜。三个小的爱吃土豆。辽宁土豆很少，也长不大。所以鸡蛋大的土豆，只能给三个小的一人分俩，蘸大酱吃。二丫则跟父母只吃炖豆角和咸菜。

简单的晚饭很快结束。这时，太阳也落到了西山之后。蓝天变成灰天；白云，西边的像火，其他的像烟。再过一会儿，云天一色乌黑，只有云缝儿中露出几颗星星。阿玛和三个小的先睡下了。呐呐和二姐坐在灯下缝补衣裳。今晚，呐呐为了给老七准备衣被，继续剪裁三哥的旧衣被。直到夜深，母女才睡下。

大约刚到午夜，突然鸡窝中传出一声鸡叫——“咯咯——”先惊

一、“九一八”打破了满族村的宁静

醒了觉轻的呐呐。接着邻家的鸡也“打鸣儿”了……她看天还未亮，觉得不对，便轻轻推醒了阿玛，小声说：“今儿鸡怎这么早‘打鸣儿’？”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辽沈晚报》）

阿玛被推醒，听到呐呐疑问的同时，自家和邻家的鸡“打鸣儿”更响了，急起身向外看，细听听，似乎又有人在说话！他急起身穿衣，下地走了出去。

呐呐未下地，但也穿好衣服，向窗外看黑黑的天空，边听鸡鸣中夹杂的人语声。

阿玛刚出去还未来得及与人接上话，突然从西北的沈阳城方向传来鞭炮声！“不是年节，放的哪门子鞭炮啊！”想到这儿，向鞭炮响处一看，那儿空中竟亮起一团火光……炮声更大了……

附近邻居走出来，互相询问，谁也说不清，猜不透。在议论中，又一阵鞭炮声，似乎更响更近了。

“这不是鞭炮！”阿玛不愧是炮兵团长的大哥，“这是军队的枪炮声……”接着又传来了连续的“哒哒……”“这是机关枪！”

大家都认同了，还未及想是什么来历，忽见屯西河边儿的公路上有人从北向南走来，不是几个人，是一群！不是慢走，是在快跑……

人们正惊疑中，忽见一人一瘸一拐地奔村子跑来。快到我家门口了，阿玛看出是个当兵的，拄着步枪……阿玛迎上去问：“大兄弟！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这是怎么回事？”

“这位大哥，麻烦你了！”当兵的气喘吁吁，“我是北大营的驻军。小鬼子攻占北大营了，上边不叫抵抗。我们只能撤，可人家却追杀……”

“啊！不叫抵抗？小鬼子还……”

“帮我包好伤，我得追上队伍。”

“快进屋！”阿玛急忙扶他进屋。

近处看到的邻居，有的走开，有的跟到院子里，想看个究竟。

呐呐在屋已听到他们说的话，因自家有两个和他是同事，急忙准备水，见伤兵进屋便说：“快，先把伤口洗洗再包。”

二丫也懂事地找出布条子，交给阿玛帮助包扎。大家一边忙活一边听伤兵说北大营情况。

阿玛告诉他：“我兄弟和大儿子都在北大营。”

“是吗？都在哪部分？我碰上一家人了！”

“一个是炮兵团长，一个是士官。”

“啊！那我们是同遭一个厄运了！北大营是东北边防军第七旅驻地，三个团，加上特种兵和后勤，一共一万多人，而且兵强马壮，装备齐全，被誉为王牌军！可是小鬼子不到两千人。进攻时，头头不叫抵抗——少帅在北平；在家的领导说‘少帅走前有话：蒋总裁指令对日军挑衅要忍不要顶。’可这次不是什么挑衅的，是军事进攻啊！打电话问少帅。少帅仍按老蒋指令命令：‘这是临时的，局部的，要回避，要先撤’……就这么，我们先撤到东大营。鬼子又追至东大营，我们死伤三四百人！往南撤时，又有很多老百姓跟着一起跑。挨打、马踏、人挤……死伤无数啊……”

呐呐听了张好几次口想打听大哥和二叔情况，都被阿玛制止了。待送走伤兵后，阿玛才解释：“他，一因不认识二又被追打得这么乱，他能说得清吗？战争，能活命只能靠老天保佑了！”

突然，近处响起一阵枪声。因天已大亮，见是村西公路上，鬼子追击散兵和逃民……阿玛又急走出去看。呐呐喊一声：“加小心！”

“我看看有没有他俩……”

“老天爷保佑！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没做过缺德事啊……”呐呐坐在窗前边哭边揖拜不止。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从村里传来的男人叫喊，女人啼哭，娃娃号叫，狗咬、鸡鸣……更加令哥哥姐姐背凉，发指！

宁静的小山村，突然大难临头了！

20 世纪 50 年代我给小、中学生讲到这里，都问：“日本离中国远隔大海，又小国对大国，怎么连抵抗都不能？即使不攻占北大营，也不能允许他们在我们身边驻军啊……”

问得很有头脑。我就简要回答这个必须明白的问题——

说起日本，其祖先，连他们自己都认为是中国叛逃的佞臣刁民。根据一：他们说话的语音，特别是主词发音，比我们国个别方言还接近普通话，有的还与粤语相似，我们古代和现在部分方言的入声字，日本大多读促音；根据二：文字从古至今一直离不开汉字；根据三：日本男女穿的“和服”基本源自我国汉族古装；根据四：日本几代史学家大都到过我国一些省市寻根；根据五：关于秦代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到东海寻采长生药，上岛未归……这一传说也不是完全虚构。正因其叛离祖国的先人的基因流传给了后代，才穷则偷、抢，富则霸、占；故从 14 世纪开始，他们内战失败方的封建主和诸侯王公便把属下辖臣官民组成了海盗集团，对我国沿海渔、农、商界进行偷、抢、杀，得逞了占据不走；遭到地方武装剿逐，便逃之夭夭，伺机再来……搅得我整个沿海渔、农、商业受损，居民生活不得安宁！“倭寇”因之从此成了对他们的通称。直至明朝大将戚继光、俞大猷等率部奋勇剿逐，倭寇的恶行才有收敛。

但他们既不甘心，又恶心难改。特别是国力增强，执政头头又对朝鲜长期附属我国嫉恨，终于在 17 世纪决意先以“帮助朝鲜脱离中国统治”为由，文武兼施，攫为己有，进而侵略我国，发动“甲午海战”，逼使腐败昏庸的清帝割让了台湾整岛和山东半岛；并赔款两亿两白银；“合约”还规定：允许其在各通商口岸设领事馆，开矿、建厂，掠夺我国大批资源；日船可以随时出入我国所有海港；中国不可惩办亲日的汉奸……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更引来其他列强对我国的文索武夺，欺侮不断：首先，俄、法、德三国逼使大清以三千万两白银从日本手中赎回辽东半岛租借给俄国；把开矿、筑路等特权送给三国；之后各国又单独与我国签订条约，增加在中国

的特权……

不久后(1840年),英国又对我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败后割让了香港,并赔款两千万两白银。由此,世界性恶狼野狗更是群涌争食,接连对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如与美国的《望厦条约》、与法国的《黄浦条约》、与俄国的《瑷珲条约》、与英、法、俄合签的《北京条约》……

1900年,更发生了有日本参加的“八国联军”掠北京的奇耻大辱!投降后,另加三国与我国签订《辛丑条约》,出卖国家大量军、政、商等特权!三年后,俄国不满日本独占朝鲜,日因俄不撤驻军,矛盾激化开战,竟把我国东北当了战场!日胜俄败后,美国主持签订“合约”,决定日本继续占领朝鲜,并逼大清承认日本在南海的许多特殊利益和支配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因军阀混战中,袁世凯夺取政权后,争取日本支持其称帝,而日本又于1915年自订对华的“二十一条”,虽因我全国人民反对,未公开签订,但日本却单方面加强了在华的特权和专利,如向东北增兵;派人到我国开发土地和经商;为削弱东北军实力,于1928年把先亲日后拒日的“东北王”张作霖炸死在沈阳皇姑屯!当时,全力围剿中共红军的蒋介石,不知是未看清日本欲占领东北的野心,还是无暇顾及?因此,日本关东军大增了侵略的士气,先抓紧践行“二十一条”,接着就策划通过捣毁沈阳北大营,以向东北三省进兵,再由东北拿下全中国……

同学们仔细想想:这次侵略东北之后,更伤亡很多军民!又仅是我们极普通的胡姓一家之灾难,往后还不知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呢!何况全东北,乃至后来的大半个中国!

好了,这次就讲到这里。下讲我呐呐因为鬼子追杀撤退的东北军和逃难百姓,受惊吓,又听说在北大营当炮兵团长的二叔“桂花”被送回家,跟他当士官的长子无消息,心痛至极,突然头晕倒地,早产了我……



心殇：我的乳名“九一八”

链接 1：“九一八”前夜的风雨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奉系军阀首领，时任北洋各系领袖、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乘坐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4小时后死去，时年54岁。因该地在皇姑屯火车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

当时，因为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北伐”，张作霖通电求和，并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而此时，他的“后台”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诉求，张作霖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皇姑屯事件，恶化了东北的局势，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作战计划，也拉开了抗战的历史序幕。

张作霖死后，这一年12月，他的儿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史称“东北易帜”。

链接 2：引爆炸弹的日寇——东宫铁男

这个大胡子圆脑袋的家伙，是皇姑屯事件的具体执行人。

当时，东宫铁男任关东军大尉，是他按下炸弹按钮，将张作霖炸成重伤而后不治身亡。

东宫铁男是个中国通，曾经自费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此人不仅是日军侵华的一个突出代表，同时，他还是中国土地上以极低的补偿款，强征中国农民土地的始作俑者。

日本NHK拍过一部纪录片，叫《满洲拓殖移民的真相》。全片以东宫铁男遗留下来的日记为基础，对张作霖之死以及日本有计划地向中国大规模移民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

原本日本战败时，日本军方曾经要求东宫的家属，将他所有的文字资料全部销毁，但家属并未遵照执行，因此NHK得以引用了东宫日记。虽然日记中1928年5月至6月初的关键部分早已被撕毁，但依旧可以读出东宫密谋杀害张作霖的种种迹象。

七七事变后不久，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的东宫铁男在浙江前线被击毙！



东宫铁男

二、呐呐心痛至极，早产了我

村里不少家忙着逃难和张罗闺女出嫁。

我阿玛想到二姐已15岁，个头儿又比较高，既然已与本溪县东部山村老霍家定了亲，应当抓紧送过去。要不，真的遭了鬼子兵的灾，自家倒霉不算，婆家也不满意呀！他向呐呐刚提了一句，呐呐还未表态，二姐便大哭不止了。

正这时，又听传来一阵枪声！

呐呐与孩子把着窗户往枪声响处看去。阿玛急忙跑出屋去看。

这一看：天啊！前边跑着军民混杂的人群，后跟无数的日本兵——扛枪步兵跟着跑；三轮“屁驴子”（摩托）架着机关枪追；后随的大卡车都载着大火炮……

阿玛从屋外快步走回，斩钉截铁地决定：“别只顾眼前了！几十里远，鬼子走后常回来噢！老霍家又是正经人家，对自家媳妇，又年龄小，一定会好好待承。收拾收拾，马上走！”

二姐又喊一句“呐呐！”哭了起来。

呐呐虽也舍不得，但很同意阿玛的话，便一面帮二姐找衣服，一面劝教二姐：“听你阿玛话，去吧！闺女大了早晚要出嫁的。15岁不算小了，论个头儿说20也有人信。到那儿后，要懂事儿，尊敬老的，关心小的；该干的活儿抢着干；不该管的事儿别插嘴……”

翻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可心的衣服，最后把自己穿过的，虽旧点儿但未破的浅蓝色旗袍，给二姐穿上试试，稍长一点儿，肥瘦还正合体。于是决定“外套”就拿它。裤子、内衣，叫二姐自己选。呐呐马上动剪子裁去稍长的一寸多，然后飞针走线把剪口仔细缝好。

二姐自己选好了单夹裤子和上衣，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大姐的；呐呐的，一件未拿。